

第十二回

唐王秉誠修大會

觀音顯聖化金蟬

却說鬼使同劉全夫妻二人出了陰司，那陰風遠遠，徑到了長安大闢，將劉全的魂靈，推入金亭館裏；將翠蓮的靈魂，帶進皇宮內院，只見那玉英宮主，正在花陰下，徐步綠苔而行；被鬼使撲個滿懷，推倒在地，活捉了他魂，却將翠蓮的魂靈，推入玉英身內。鬼使回轉陰司不顯。

却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，見玉英跌死，急走金鑾殿，報與三宮皇后道：「宮主娘娘跌死也。」皇后大驚，隨報太宗。太宗聞言，點頭嘆曰：「此事信有之也。朕曾問十代閻君：「老幼安乎？」他道：「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促，一果中其言。」合宮人都來悲切，盡到花陰下看時，只見那宮主微微有氣。唐王道：「莫哭莫哭，休驚了他。」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，叫道：「御妹甦醒

甦醒。」

那宮主忽的翻身，叫：「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！」太宗道：「御妹，是我等在此。」宮主抬頭，睜眼看道：「你是誰人，敢來扯我？」太宗道：「是你皇兄，皇嫂。」宮主道：「我那裏得個甚麼皇兄，皇嫂！我娘家姓李，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；我丈夫姓劉，名全。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氏。因爲我三個月前，被金釵在門首齋僧，我丈夫怪我擅出內門，不遵婦道，罵了我幾句，是我氣塞胸膛，將白綾帶縶梁縊死，撇下一雙兒女，晝夜悲啼。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赴陰司進瓜果，關王憐憫，放我夫妻回來。他在前走，因我來遲，趕不上他，我絆了一跌，你等無禮！不知姓名，怎敢扯我？」太宗聞言，與衆宮人道：「恐是御妹跌昏了，胡說哩。」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，將玉英扶入宮中。

唐王當殿，忽有當駕官奏道：「萬歲，今有進瓜果人劉全還魂，在朝門外等旨。」唐王大驚，急傳旨，將劉全召進，俯伏丹墀。太宗問道：「進瓜果之事何如？」劉全道：「臣頂瓜果，徑至鬼門關，引至森羅殿，見了那十代閻君，將瓜果奉上，備言我王感懃致謝之意。閻君甚喜，多多

拜上我王，道：「真是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！」唐王道：「你在陰司見些甚麼來？」劉全道：「臣不曾遠行，沒見甚的，只聞得閻王問臣鄉貫姓名。臣將棄家捨子，因妻縊死，願來進瓜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他急差鬼使，引過我妻，就在森羅殿下相會；一壁廂又檢看死生文簿，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，便差鬼使送回。臣在前走，我妻後行，幸得還魂。但不知妻投何所。」唐王驚問道：「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？」劉全道：「閻王不曾說甚麼，只聽得鬼使說：『李翠蓮歸陰日久，屍首無存。』」唐王道：「唐御妹李玉英，今該促死，教翠蓮即借玉英屍還魂去罷。」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，家居何處，我還未曾得去尋哩。」

唐王聞奏，滿心歡喜，當對多官道：「朕別閻君，曾問宮中之事，他言老幼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促。却緣御妹玉英，花陰下跌死，朕急扶看，須臾甦醒，口叫『丈夫慢行，等我一等。』」朕只道是他跌昏了，胡言。又問他詳細，他說的話，與劉全一般。」魏徵奏道：「御妹偶爾壽促，少甦醒，即說此話，此是劉全妻借屍還魂之事。此事也有，可請宮主出來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」唐王道：「朕纔命太醫院去進藥，不知何如。」便教妃嬪入宮去請。那宮主在裏面亂嚷道：「我吃甚

麼藥！這裏那是我家！我家是清涼瓦屋，不像這個害黃病的房子，花狸狐哨的門扇放我出去放我出去！

正嚷處，只見四五個女官，兩三個太監，扶着他，直至殿上。唐王道：「你可認得你丈夫麼？」玉英道：「說那裏話，我兩個從小兒的結髮夫妻，與他生男育女，怎的不認得？」唐王叫內官攙他下去。那宮主下了寶殿，直至白玉階前，見了劉全，一把扯住道：「丈夫，你往那裏去，就不等我一等！我跌了一跌，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，這是怎的說？」那劉全聽他說的話，是妻之言，觀其人非妻之面，不敢相認。唐王道：「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，捉生替死却難逢！」好一個有道的君王，即將御妹的妝奩、衣物、首飾、盡賞賜了劉全，就如陪嫁一般；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御旨，着他帶領御妹回去。他夫妻兩個，便在階前謝了恩，歡歡喜喜還鄉。有詩爲證：

人生人死是前緣，短短長長各有年。
劉全進瓜回陽世，借屍還魂李翠蓮。

他兩個辭了君王，徑來均州城裏，見舊家業兒女俱好，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。

却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看相良。原來賣水爲活，同妻張氏在門首販賣烏盆瓦器營生，但賺得些錢兒，只以盤纏爲足，其多少齋僧布施，買金銀紙錠，記庫焚燒。故有此善果。身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，那世裏却是個積玉堆金的長者。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，諷得那相良相婆，魂飛魄散；又兼有本府官員，茅舍外車馬駢集，那老兩口子如痴如癡，跪在地下，只是磕頭禮拜。

尉遲公道：「老人家請起。我雖是個欽差官，却齋着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。」他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，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？」尉遲公道：「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；只是你齋僧布施，儘其所用就買辦金銀紙錠燒記陰司，陰司裏有你積下的錢鈔。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，還魂復生，曾在那陰司裏借了你一庫金銀，今此照數送還與你。你可一收下，等我好去回旨。」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，那裏敢受，道：「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，就死得快了。雖然是燒紙記庫，此乃冥冥之事；况萬歲爺爺那世裏借了金銀，有何憑據？我決不敢受。」尉遲公道：「陛下說，借你的東西，有崔判官作保可證。你收下罷。」相良道：「就

死也是不敢受的。」

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，只得具本差人啟奏。太宗見了本，知相良不受金銀，道：「此誠爲善良長者！」卽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，起蓋生祠，請僧作善，就當還他一般。旨意到日，敬德望闕謝恩，官旨衆皆知之。遂將金銀買到城裏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，周圍有五十畝寬闊，在上興工，起蓋寺院，名「勅建相國寺」。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，編碑刻石，上寫着「尉遲公監造。」卽今大相國寺是也。

工完回奏，太宗甚喜，却又聚集多官，出榜招僧，修建「水陸大會」，超度冥府孤魂，榜行天下，着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高僧，上長安做會。那消個月之期，天下多僧俱到。唐王傳旨，着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，修建佛事。傅奕聞旨，卽上疏，止浮屠，以言無佛。表曰：——

「西域之法，無君臣父子，以三塗六道，蒙誇惑養，追既往之罪，窺將來之福，口誦梵書，以圖偷免。且生死壽夭，本諸自然，刑德福威，係之人主。今聞俗徒矯託，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，未有佛法，君明臣忠，年祚長久。至漢明帝始立胡神，然惟西域

桑門自傳其教，實乃夷貊中國，不足爲信。」

太宗聞言，遂將此表擲付羣臣議之。時有宰相蕭瑀，出班俯頤奏曰：——

「佛法興自歷朝，弘善遏惡，冥助國家，理無廢棄。佛，聖人也。非聖者無法，請寬嚴刑。」

傅奕與蕭瑀論辨，言禮本於事親事君，而佛背親出家，以匹夫抗天子，以繼體忤所親；蕭瑀不生於空桑，乃遵無父之教，正所謂非孝者無親。蕭瑀但合掌曰：「地獄之設，正爲是人。」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，中書令張士衡，問佛事營福，其應何如。二臣對曰：——

「佛在清淨仁恕，果正佛空。周武帝以三教分次，大慧禪師有贊幽遠，感衆供養，而無不顯；五祖投胎，達摩現像，自古以來，皆云三教至尊，而不可毀，不可廢，伏乞陛下聖鑒明裁。」

太宗甚喜，道：「卿之言合理，再有所陳者，罪之。」遂着魏徵與蕭瑀、張道源，邀請諸佛，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壇主，設建道場。衆皆頓首謝恩而退。自此時出了法律，但有毀經謗佛

者，斷其臂。次日，三位朝臣，聚衆僧，在那山川壇裏，逐一從頭查選。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你道是誰人？

靈通本諱號金蟬，只爲無心聽佛講，轉托塵凡苦受磨，降生世俗遭羅網。投胎落地就逢兇，未出之前臨惡黨。父是海州陳狀元，外公總管當朝長。出身命犯落江星，順水隨波逐浪洑。海島金山有大緣，遷安和尚將他養。年方十八認親娘，特赴京都求外祖。總管開山調大軍，洪州剿寇誅兇黨。狀元光蕊脫天羅，子父相逢堪賀獎。復謁當今受主恩，凌煙閣上賢名響。恩官不受顯爲僧，洪福沙門將道訪。小字江流古佛兒，法名喚做陳玄奘。

當日對衆舉出玄奘法師。這個人自幼爲僧，出娘胎，就持齋受戒。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，股開山。他父親陳光蕊，中狀元，官拜文淵殿大學士。一心不愛榮華，只喜修持寂滅。查得他根源又好，德行又高，千經萬典，無所不通；佛號仙音，無般不會。當時三位引至御前，揚塵舞蹈，拜罷，奏曰：「臣瑀等，蒙聖旨，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。」太宗聞其名，沉思良久道：「可是學

士陳光蕊之兒玄奘否？」江流兒叩頭曰：「臣正是。」太宗喜道：「果然聚之不錯，誠爲有德，行有禪心的和尚。朕賜你左僧綱，右僧綱，天下大關都僧綱之職。」玄奘頓首謝恩，受了大關官爵。又賜五綵緞金袈裟一件，毘盧帽一頂，教他丹心，再拜明僧，排次開黎班首，齊辦旨意，前赴化生寺，擇定吉日良時，開演經法。

玄奘再拜領旨而出，遂到化生寺裏，聚集多僧，打造禪榻，裝修功德，整理音樂，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，分派上中下三堂，講所佛前，物件皆齊，頭頭有次。選到本年九月初三日，黃道良辰，開啟做七七四十九日「水陸大會」。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，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，有詩爲證。詩曰：——

龍集貞觀正十三，王宣大衆把經談。
道場開演無量法，雲霧光乘大願龕。
御勅靈恩修上刹，金蟬脫殼化西涵。
普施善果超沉痾，秉教宣揚前後三。

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，九月甲戌初三日，癸卯良辰，陳玄奘大闍法師，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，都在長安城化生寺開演諸品妙經。那皇帝早朝已畢，帥文武多官，乘鳳輦龍車，出離金

靈寶殿，竟上寺來拈香。怎見那靈駕真個是：

一天瑞氣，萬道祥光。仁風輕淡蕩，化日麗非常。千官環佩分前後，五衛旌旗列兩旁。執金瓜，擎斧鉞，雙雙對對，絳紗燭，御爐香，靈鷲堂。龍飛鳳舞，鸞展鷹揚。聖明天子正，忠義大臣良。介福千年過舜禹，昇平萬代賽堯湯。又見那曲柄傘，滾龍袍，輝光相射；玉連環，彩鳳扇，瑞鶴飄揚。珠冠玉帶，紫綬金章。護駕軍千隊，扶輿將兩行。這皇帝沐浴虔誠，尊敬佛，皈依善果，喜拈香。

唐王大駕，早到寺前，吩咐住了音樂響器，下了車盤，引着多官，拜佛拈香。三匝已畢，抬頭觀看，果然好座道場，但見：

幢幡飄舞，寶蓋飛輝。幢幡飄舞，疑空道道綵霞搖；寶蓋飛輝，映日翩翩紅電微。世尊金象貌，臻臻羅漢玉容威。烈烈瓶插仙花，鏤焚檀降；瓶插仙花，錦樹輝輝漫寶；利鏤焚檀降，香雲霧霧透清霄。時新果品砌朱盤，奇樣糖酥堆綠案。高僧羅列齋真經，願拔孤魂離苦難。

太宗文武俱各拈香，拜了佛祖金身，參了羅漢，又見那大開都綱陳玄奘法師引衆僧羅拜唐王。禮畢，分班各安禪位。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。榜曰：

『至德渺茫，禪宗寂滅。清淨靈通，周流三界。千變萬化，統攝陰陽。體用異常，無窮極矣。觀彼孤魂，深宜哀愍。此奉太宗聖命，選集諸僧，參禪講法，大開方便門庭，廣運慈悲舟楫，普濟苦海羣生，脫免沉疴六趣，引歸真路，普甦鴻澤，勸止無爲，混成純素。仗此良因，邀賞清都絳闕，乘吾勝會，脫離地獄凡籠，早登極樂任逍遙，來往西方隨自在。』

詩曰：

『一爐永壽香，幾卷超生錄。無邊妙法宣，無際天恩沐。
冤孽盡消除，孤魂皆出獄。願保我邦家，清平萬年福。』

太宗看了，滿心歡喜，對衆僧道：『汝等秉立丹衷，切休怠慢佛事。待後功成完備，各各福有所歸，朕當重賞，決不空勞。』那一千二百僧，一齊頓首稱謝。當日三齋已畢，唐王駕回，待七

日正會，復請拈香。時天色將晚，各官俱退。怎見得好晚？你看那——

萬里長空淡落暉，歸鴉數點下棲遲。滿城燈火人煙靜，正是禪僧入定時。

二宿晚景題過，次早，法師又昇坐聚衆誦經不題。

却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自領了如來佛旨，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，日久未逢，真實有德行者。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，選眾高僧，開建大會，又見得法師壇主乃是江流兒和尚，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，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，菩薩十分歡喜，就將佛賜的寶貝，捧上長街，與木叉貨賣。你道他是何寶貝？有一件錦襴異寶袈裟，九環錫杖，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，密密藏收，以後後用，只將袈裟錫杖出賣。長安城裏，有那選不中的愚僧，倒有幾貫村鈔，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，身穿破衲，赤腳光頭，將袈裟捧定，鬻鬻生光，他上前問道：「那癩和尚，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？」菩薩道：「袈裟價值五千兩，錫杖價值二千兩。」那愚僧笑道：「這兩個癩和尚是瘋子！這兩件粗物，就賣得七千兩銀子，只是除非穿上身長生不

老——就得成佛作祖，也值不得這許多！拿了去賣不成！」

那菩薩更不爭噪，與木叉往前又走。行的多時，來到東華門前，正撞着宰相蕭瑀散朝而回，衆頭踏喝開街道。那菩薩公然不避，當街上拿着袈裟，竟迎着宰相。宰相勒馬觀看，見袈裟黢黢生光，着手下人間那賣袈裟的要價幾何。菩薩道：「袈裟要五千兩，錫杖要二千兩。」蕭瑀道：「有何好處，值這般高價？」菩薩道：「袈裟有好處，有不好處；有要錢處，有不要錢處。」蕭瑀道：「何爲好？何爲不好？」菩薩道：「着了袈裟，不入沉淪，不墮地獄，不遭惡毒之難，不遇虎狼之災，便是好處；若貪淫樂禍的惡僧，不齋不戒的和尙，毀經謗佛的凡夫，難見袈裟之面，這便是不好處。」又問道：「何爲要錢不要錢？」菩薩道：「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寶，強買袈裟，錫杖，定要賣他七千兩，這便是要錢；若敬重三寶，見善隨喜，皈依我佛，承受得起，我將袈裟，錫杖，情願送他，與我結個善緣，這便是不要錢。」

蕭瑀聞言，倍添春色；知他是個好人，即便下馬，與菩薩以禮相見，口稱「大法長老，恕我蕭瑀之罪。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，滿朝的文武無不奉行，即今起建「水陸大會」，這袈裟正

好與大郎闡陳玄奘法師穿用。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。」

菩薩欣然從之。拽轉步，竟進東華門裏。黃門官轉奏，蒙旨宣至寶殿。見蕭瑀引着兩僧拈香，立於階下。唐王問曰：「蕭瑀來奏何事？」蕭瑀俯伏階前道：「臣出了東華門前，偶遇二僧，乃賣袈裟與錫杖者。臣思法師玄奘可着此服，故領僧人啓見。」太宗大喜，便問：「那袈裟價值幾何？」菩薩與木叉侍立階下，更不行禮，因問袈裟之價，答道：「袈裟五千兩，錫杖二千兩。」太宗道：「那袈裟有何好處，就值許多？」菩薩道：

「這袈裟，龍披一縷，免大鵬吞噉之災；鶴掛一絲，得超凡入聖之妙。但坐處，有萬神朝禮；凡舉動，有七佛隨身。」

「這袈裟是冰蠶造線抽絲，巧匠翻騰爲線。仙娥織就，神女機成，方方簇幅繡花，片片相幫堆錦。玲瓏散碎鬪妝花，色亮飄噴光寶豔。穿上滿身紅紫透，脫來一段綵雲飛。三天門外透元光，五岳山前生寶氣。重重旛就西番蓮，灼灼懸珠星斗象。四角上有夜明珠，攬頂間一顆祖母鍊。雖無全照原本體，也有生光八寶織。」

「這袈裟，閑時折疊，遇聖纔穿。閑時折疊，千層包裹透虹霓；遇聖纔穿，驚動諸天神鬼怕。上邊有如意珠，摩尼珠，遍塵珠，定風珠；又有那紅瑪瑙，紫珊瑚，夜明珠，舍利子。偷月沁白，與日爭紅。條條仙氣盈空，朵朵祥光捧聖。條條仙氣盈空，照徹了天關；朵朵祥光捧聖，影遍了世界。照山川，驚虎豹；影海島，動魚龍。沿邊兩道銷金鎖，叩領連環白玉琮。」

詩曰——

「三寶巍巍道可尊，四生六道盡評論。明心解養人天法，見性能傳智慧燈。護體莊嚴金世界，身心清淨玉壺冰。自從佛製袈裟後，萬劫誰能敢斷僧？」

唐王在那寶殿上聞言，十分歡喜，又問：「那和尚，九環杖有甚好處？」菩薩道：「我這錫杖是那——」

「銅鑲鐵造九連環，九節仙簾永駐顏。入手厭看青骨瘦，下山輕帶白雲還。摩訶五祖遊天闕，羅卜尋娘破地關。不染紅塵些子穢，喜伴神僧上玉山。」

唐王聞言，即命展開袈裟，從頭細看，果然是件好物，道：「大法長老，實不瞞你，朕今大開善教，廣種福田，見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，敷演經法，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，朕賞你這兩件寶物，賜他受用，你端的要價幾何？」菩薩聞言，與木叉合掌皈依，道：「整佛號，弱身上啟道：『既有德行，貧僧情願送他，決不要錢。』說罷，抽身便走。」

唐王急着蕭瑀扯住，欠身立於殿上，問曰：「你原說袈裟五千兩，錫杖二千兩，你見朕要買，就不要錢，敢是說朕心倚恃君位，強要你的物件？」更無此理。朕照你原價奉償，却不可推避。」菩薩起手道：「貧僧有願在前，原說果有敬重三寶，見善隨喜，皈依我佛，不要錢，願送與他。今見陛下明德止善，教我佛門，况又高僧有德有行，宣揚大法，理當奉上，決不要錢。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回。」唐王見他這等勤懇，甚喜，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酬謝。菩薩又堅辭不受，暢然而去，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。

却說太宗設午朝，着魏徵齋旨，宣玄奘入朝。那法司正聚衆登壇，誦經誦偈，一聞有旨，隨

下壇整衣，與魏徵同往見駕。太宗道：「求證善事，有勞法師，無物酬謝。早聞蕭瑀迎著二僧，願送錦繡羅寶袈裟一件，九環錫杖一條，今特召法師領去。」玄奘叩頭謝恩。太宗道：「法師如不棄，可穿上與朕看看。」長老遂將袈裟抖擻，披在身上，手持錫杖，侍立階前。君臣個個欣然。誠爲如來佛子！你看他——

凜凜威顏多雅秀，佛衣可體如裁就。暉光豔豔滿乾坤，結綵紛紛疑宇宙。明明珠上下排，層層金線穿前後。兜羅四面錦沿邊，萬樣稀奇鋪綺縠。八寶妝花縛鈕絲，金環束領攀絨扣。佛天大小列高低，星象尊卑分左右。玄奘法師大有緣，現前此物堪承受。渾如十八阿羅漢，賽過西方真覺秀。錫杖叮嚀關九竅，毘盧帽映多豐厚。誠爲佛子不虛傳，勝似菩提無許謬！

當時文武階前喝采，太宗喜之不勝，即着法師穿了袈裟，持了寶杖，又賜兩隊儀從，着多官送出朝門，教他上大街行道，往寺裏去，就如中狀元誇官的一般。這去玄奘再拜謝恩，在那大街上，烈烈轟轟，搖搖擺擺，你看那長安城裏，行商坐賈，公子王孫，墨客文人，大男小女，無不

爭看誇獎，俱道：『好個法師！真是個羅漢，下降活菩薩，臨凡！』玄奘直至寺裏，僧人下榻來迎。一見他披此袈裟，執此錫杖，都道是地藏王來了，各各歸依，侍於左右。玄奘上殿，炷香禮佛，又對衆感述聖恩，已畢，各歸禪座，又不覺紅輪西墜，正是那——

日落煙迷草樹，帝都鐘鼓初鳴。叮叮三響斷人行，前後街前寂靜。

上利輝煌燈火，孤村冷落無聲。禪僧人定理殘經，正好鍊魔養性。

光陰撚指，却當七日正會。玄奘又具表，請唐王拈香。此時善聲遍滿天下，太宗即排駕，率文武多官，后妃國戚，早赴寺裏。那一城人，無論大小尊卑，俱詣寺聽講。當有菩薩與木叉道：『今日是水陸正會，以一七繼七七，可矣了。我和你雜在衆人叢中，一則看他那會何如，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禍穿我的寶貝，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。』兩人隨投寺裏。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，般若歸歸本道場。入到寺裏觀看，真個是天朝大國，果勝娑婆；賽過祇園會衛，也不亞上剎招提。那一派仙音響，佛號喧譁。這菩薩直至多寶臺邊，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。

詩曰：——

萬象澄明絕點埃，大典玄奘坐高臺。超生孤魂暗中到，聽法高流市上來。施物應機心路遠，出生隨意藏門開。對看講出無量法，老幼人人放喜懷。因遊法界講堂中，逢見相知不俗同。盡說目前千萬事，又談塵劫許多功。法雲容曳舒羣岳，教網張羅滿太空。檢點人生歸善念，紛紛天雨落花紅。

那法師在臺上，念一會受生度亡經，談一會安邦天寶篆，又宣一會勸修功卷。這菩薩近前來，拍着寶蓋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和尚，你只會談『小乘教法』，可會談『大乘』麼？」玄奘聞言，心中大喜，翻身跳下臺來，對菩薩起手道：「老師父，弟子失瞻多罪。見前的蓋衆僧人，都講的是『小乘教法』，却不知『大乘教法』如何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超昇，只可渾俗和光而已；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超亡者昇天，能度難人脫苦，能修無量壽身，能作無來無去。」

正講處，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：「法師正講談妙法，被兩個疥癩遊僧，扯下來亂說胡話。」王令擒來，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。見了太宗，那僧人手也不起，拜也不

拜，仰面道：「陛下問我何事？」唐王却認得他，道：「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？」菩薩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宗道：「你既來此處講，只該吃些齋便了，爲何與我法師亂講，擾亂經堂，誤我佛事？」菩薩道：「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昇天。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可以度亡脫苦，壽身無壞。」太宗正色喜問道：「你那大乘佛法，在於何處？」菩薩道：「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，能解百冤之結，能消無妄之災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我記得。」太宗大喜道：「教法師引去，請上臺開講。」

那菩薩帶了木叉，飛上高臺，遂踏祥雲，直至九霄，現出救苦原身，托了淨瓶楊柳。左邊是水叉，惠岸，執着棍，抖擻精神，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，衆文武跪地焚香。滿寺中僧尼道俗，士人工賈，無一人不拜禱，道：「好菩薩！好菩薩！有詩爲證。但見那——

獨戴散綉粉，祥光護法身。九霄華漢裏，現出女真人。那菩薩，頭上戴一頂金葉冠，翠花鋪，放金光，生銳氣的垂珠纓絡；身上穿一領淡淡色，淺淺妝，盤金龍，飛採鳳的結素藍袍；胸前掛一面對月明，舞清風，雜寶珠，攢翠玉的砌香環佩；腰間繫一

條冰蠶絲，織金邊，登綵雲，促瑤海的錦繡絨裙；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，遊普世，感
恩行孝，黃毛紅嘴白鸚哥，手內托着一個施恩濟世的寶瓶，——瓶內插着一枝
酒青簫，撒大惡，掃開殘霧塞楊柳，玉環穿繡扣，金蓮足下深，三天許出入，這纔是
救苦救難觀世音。

喜的個唐太宗忘了江山，愛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禮；蓋衆多人，都念「南無觀世音
菩薩」。太宗即傳旨，教巧手丹青，描下菩薩真像。旨意一聲，選出個圖神寫聖，遠見高明的
吳道子。此人即後開功臣於凌煙閣者。當時展開妙筆，圖寫真形。那菩薩祥雲漸遠，雲
時間不見了金光，只見那半空中，滴溜溜落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幾句頌子，寫得明白。

頌曰：

「禮上大唐君，西方有妙文。程途十萬八千里，大乘進歷劫。此經回上國，能超鬼
出羣。若有肯去者，求正果金身。」

太宗見了頌子，即命衆僧：「且收勝會，待我差人取得『大乘經』來，再乘舟楫，重修善

果。衆官無不遵依。當時在寺中問曰：「誰肯領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」問不了，旁邊閃過法師，帝前施禮道：「貧僧不才，願效犬馬之勞，與陛下求取真經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。」唐王大喜，上前將御手扶起，道：「法師果能盡此忠賢，不怕程途遙遠，跋涉山川，朕情願与你拜爲兄弟。」玄奘頓首謝恩。唐王果是十分賢德，就去那寺裏佛前，與玄奘拜了四拜，口稱「御弟聖僧。」玄奘感謝不盡道：「陛下貧僧有何德，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？我這一去，定要捐軀努力，直至西天；如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經，即死也不敢回國，永墮沉淪地獄。」隨在佛前拈香，以此爲誓。

唐王甚喜，即命回鑾，待選良利日辰發牒出行，遂此駕回各散。玄奘亦回洪福寺裏。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，早聞取經之事，都來相見，因問發誓願上西天實否。玄奘道：「是實。」他徒弟道：「師父呵，嘗聞人言，西天路遠，更多虎豹妖魔，只怕有去無回，難保身命。」玄奘道：「我已發了弘誓大願，不取真經，永墮沉淪地獄。大抵是受王恩寵，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。我此去，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難定。」又道：「徒弟們，我去之後，或三二年，或五七年，但看那山門裏松

枝頭向東，我即回來，不然斷不回矣。」衆徒將此言切切而記。

次早，太宗設朝，聚集文武，寫了取經文牒，用了通行寶印，有欽天監奏曰：「今日是人專吉星，堪宜出行遠路。」唐王大喜。又見黃門官奏道：「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。」隨即宣上寶殿道：「御弟，今日是出行吉日，這是通關文牒，朕又有一個紫金鉢盂，送你途中化齋而用。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，又欽賜你馬一匹，送爲遠行腳力。你可就此行程。」玄奘大喜，即便謝了恩，領了物事，更無留滯之意。唐王掛駕，與多官同送至關外，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等。唐王見了，先教收拾行囊，馬匹，然後着官人執壺酌酒。

太宗舉爵，又問曰：「御弟雅號甚稱？」玄奘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未敢稱號。」太宗道：「當時菩薩說，兩家有經三藏，御弟可指經取號，號作『三藏』何如？」玄奘又謝恩，接了御酒，道：「陛下，酒乃僧家頭一戒，貧僧自爲人，不會飲酒。」太宗道：「今日之行，比他事不同，此乃素酒，只飲此一杯，以盡朕奉餞之意。」三藏不敢不受，接了酒，方待要飲，只見太宗低頭，將御指拾一撮塵土，彈入酒中。三藏不解其意，太宗笑道：「御弟呵，這一去，到西天，幾時可回？」三藏道：

「只在三年，徑回上國。」太宗道：「日久年深，山遙路遠，御弟可進此酒，寧戀本鄉一抔土，莫愛他鄉萬兩金。」三藏方悟途土之意，復謝恩飲盡，辭謝而去。唐王駕回。

畢竟不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